

# 快手 记录了了不起的中国人

## 一个人的升旗仪式

□樊磊

那年我们学校刚建校,是最混乱的时候。校领导的心思不在学校管理上,老师们之间矛盾重重,勾心斗角,心思早已不放在教学上,学生疏于管理,学习意识、纪律观念都很差。整个学校犹如一盘散沙。最令班主任们头疼的就是每周一的升旗仪式,在这神圣庄严的时刻,多数学生嘻嘻哈哈,老师们看在眼里,伤在心里。无论怎样苦口婆心地做思想工作,学生们依然不动于衷,以至于部分老师提出取消每周一的升旗仪式。

一切的改变,都来自于门卫老苏的到来。

老苏是一个普普通通的退伍军人,普通得不能再普通,一成不变的是一身褪色的绿军装,雷打不动的是每天早起出操,门卫室总是全校最干净的地方,被褥总是叠得整整齐齐。

又是星期一的升旗仪式,学生们依然是嘻嘻哈哈,老师们依然是头疼不已。当国旗徐徐上升的时

候,一如既往地没有人唱国歌,没有人行注目礼,旗杆下有的只是叽叽喳喳的声音。

这时突然听到有人在高声唱国歌,学生们渐渐安静下来,大家都开始寻找那高亢的声音。是门卫老苏,是那个最普通的退伍军人老苏!腰板挺直,精神抖擞,目光灼灼,一边唱国歌,一边敬礼!

那一刻,老苏一个人的声音掩盖了全场两千多人的杂音!全体师生注视着老苏,许多老师和学生眼里都满含着泪花,是激动更是感动。老苏更像是一种力量,虽然没有豪言壮语,但他以自己的行动,感动着全体师生,激励着全体师生,改变着全体师生。

星期二早晨,三位学生旗手升旗,老苏仍然是标准的军姿、标准的军礼。这一次不再是他一个人的升旗仪式,三位旗手也像他一样,唱国歌、敬军礼。星期三、星期四、星期五,老苏每天都会参加升旗,他周围的孩子也越来越多了。周末

两天,我们依然能看到五星红旗在校园里空迎飘扬……

又是星期一的升旗仪式,老苏依然是那身褪色的绿军装,这一次,所有孩子们都穿上了久违的校服,许多以前不参加升旗仪式的老师们也来了。孩子们特意邀请老苏站在了队伍的最前面,在孩子们的眼里,老苏是他们的偶像,是他们的精神力量。

当五星红旗徐徐升起的时候,全场在老苏的带领下高唱国歌、敬军礼,那是多么壮观与感人的场面啊!许多人都热泪盈眶,心潮澎湃。多年之后,每当大家回忆起这次升旗仪式,仍然激动不已。

正是有了这次升旗仪式,全校所有人都变了,孩子们越来越懂事,老师们的敬业精神越来越强,学校领导对学校未来越来越有信心。

最普通的人闪耀着最平凡的光,却折射出了最感人的光芒和最伟大的力量。

## 我的奶奶会发光

□杨晴雨

我的奶奶,八十有三,已是老人中的老人。她没有过动人心魄的故事,也没有过堪称不凡的经历,却在柴米油盐的琐碎日子里,焕发着属于自己的光彩,不夺目,但足够精彩。

她一身的生活技能,年逾八旬,生活自理。平常打理着她的小菜园,偶尔修理个锄头铁锹一类的工具不在话下。没事找事地养了两只大鹅,于是每天刺菜喂食,惦记着鹅今天下没下蛋。会在端午节的清早给我用天麻还有艾草煮鸡蛋,号称我吃了后坐月子时落下的手麻毛病就好了。会凌晨四点就起来和面擀饼,只因想多做些让我拿回来给我公婆吃。她知道将蒲公英炒了泡水喝可以治嗓子痛。她会做衣服改衣服,每次我回家都一边展示她的新作品,一边积极表示可以给我做一套穿。而我的睡衣睡裤,也真的都是她做的。

她会电话遥控着我收拾我们家的花花草草,也会解答我大到养育孩子时遇到的难题,小到炒菜放几勺盐的常识。每次视频我都会觉得对面的她好似一个发光体:表情丰富,生动有趣,光芒万丈。

她会在我们带她出去玩时摘花薷草,什么都要放到嘴巴里尝一尝。也会在欣赏景观水域的鱼时,无限向往地表示:这么大群鱼,一竿篱下去就够煎一盘了啊!

她企鹅般的体形一直被我笑话,却还是对逛街买衣服有着无比的兴趣。试穿衣服时再不合适她也可以站在镜子面前反复打量研究半天:“嗯,这个袖子长了可以裁去一截,前面短了能再接上块儿布。的确,比起家里的男人,她是太好的逛街伙伴。她愿意看愿意买帮你一起对各类物品掌眼。是的,她典型的小商小户小市民,却也因此真实生动,把平凡的生活过成了有趣的日

子。

这个没事就爱搬个马扎坐胡同口,和左邻右舍八卦东家长西家短的老太太,有着文艺作品里对农村妇女小家小气的种种恶描述,却也配得上含辛茹苦聪明能干勤劳勇敢勤俭持家这一类的词语。漫长的岁月长河里她吃过太多的苦,却真的能够生活虐我千万遍,我待生活如初恋地一直甜丝丝地生活着。而我,是如此地爱她。

她鼓励我大胆探究好奇的未知,她让我相信一切皆有可能,她会在犹豫踌躇时跟我说“你怎么不行啊”,她总是生龙活虎神采奕奕乐观向上。

她像是一道光,让平淡无奇的日子变得光亮起来。

亲爱的奶奶,日子虽是寻常,有您就不一样。愿您这道光,能陪伴我们久些,更久些。爱您。我们家的小太阳。

## 那个光头汉子

□孙长乐

我曾做过几年出租车司机。那年的暮秋时节,我所在的城市,接连发生了多起抢劫出租车司机的案件。这令我深感不安,晚间行车时,倍加小心,还想了一些应付突发事件的措施。

一天傍晚时分,我在一家酒楼门前揽客,一个光头汉子来到车前,对我说:“去革镇堡。”未等我答话,他便打开车门,坐到后排座上。

这人身高体壮,剃了个光头,满脸络腮胡子。他要去的革镇堡,是离市区较远的郊区,路上要经过一段很长的偏僻山路。

见他面相不善,我迟疑片刻,说:“我这车有点毛病,鞍子岭那坡太大,怕上不去,你打别的车吧。”

他满脸不快,说道:“不想去的地方,就随意找借口,你们出租车司机都是这德行!”接着,又恶声恶气说:“你要是不去,我就告你拒载!”

要是被乘客举报拒载,难免受到处罚,无奈,我只得开车上路了。

车在道上行驶,我的脑子里老是想那些出租车司机被抢的事,就觉得车上这人实在是可疑。我越想越紧张,脸上竟冒出了汗,呼吸也变得粗重起来。再有一公里就出市区了,我暗暗决定,无论如何,也要在市区内把这人轰下车去。

在一个十字路口,我把车停在道边,双手按着胃部,做出一副痛苦状,对那人说:“我的胃病犯了,痛得要命,你下车打别的车走吧!”

他一怔,转过头来,满面疑惑地瞅着我。我装得很像,脸上汗津津的,他也信以为真了:“那你快去医院看医生吧!”

我告诉他:“这是老毛病,过一会儿就好了,你下车打别的车走吧。”

那汉子下了车,打开车门,把我挪到副驾驶位置上,他坐到了驾驶座位上,发动起车对我说:“我也是个司机,你坚持住,我送你到医院!”

压根没有料到事情会变成这样,我一时间也未反应过来,只是愣

在那儿,任他调转车头向附近的一家医院驶去。

一路上,我因错怪了好人而羞愧难当。到了医院,车停下后,那人要扶我下车。我故意试着深吸了一口气,说:“现在没事了,不用去看医生了。我这病就这样,说犯就犯,说好就好。”

他一脸认真,说:“要是真没啥事的话,你就回家休息休息吧,我去打别的车走。”

我赶紧拉住他:“让你耽误了这么长时间了,哪能把你扔在这里。”说话间,我便起身跟他调换了座位,开车上路了。

到了革镇堡,他摸出六十元钱给我,我推着他的手,执意不收他的钱。他推开我,把钱扔进车里就走了。

望着那光头汉子厚实的背影,我觉得心里暖暖的。但愿,以后我还会碰到他,我真的很想和他交个朋友。

## 惊心动魄的 抗洪抢险

□孙爱勤

上世纪七十年代,家乡发过一次大水,山洪像猛兽一样,气势汹汹地占领了河道,淹没了道路,整个世界变成了一片褐色汪洋。天渐渐黑下来的时候,雨还在不停地地下着,刷刷一片喧嚣。

此时,我们五个民兵正在石门沟水库的坝顶上,目不转睛地注视着一寸寸快速上涨的水位。之前,我们已经把几百条装满黄土的麻袋,整整齐齐地码在土坯房的屋山头上。土坯房建在水库边上,看水库的人可以在里面休息一下,吃点东西。

大概是半夜时候,水库水位已快到警戒线了,雨还没有停下的意思,山洪咆哮着滚滚而来。组长说,不敢再拖了,我们行动吧。

于是,一人打着手电筒,两人一组,开始向堤坝上抬麻袋。装满土的麻袋很沉,我们虽然都是二十多岁的小伙子,身强力壮,但还是摇摇晃晃地打着趔趄,汗水伴着雨水,小溪般哗啦啦往下滴。

这个堤坝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全村社员用一车车黄土筑起来的,经过雨水浸泡后,发黏打滑。大个子张一个趔趄没稳住,味溜一下,差点滑到水库里面去,幸亏双手死死攥着麻袋角。

这样子很危险,万一出点事情,咋办?但又不能停止筑坝,水库一旦决堤,大半个村子会被洪水冲走。最后我灵机一动,把土坯房的绳子抱出来,大伙系在腰上,像穿蚂蚱一样连在一起,万一有人掉下去,可以拽着绳子拉上来,不至于酿成大祸。

繁重的劳动还在继续,但手电筒的电量快用完了,光线渐渐暗了下去,萤火虫般,很微弱。此时,我们的心里充满了恐惧,相互嘱咐着小心,一定要小心。在伸手不见五指的漆黑的夜里,我们没有了方向感,万一一脚踩空,掉到水库里,后果不堪设想。

那时候没有便捷的通讯工具,无法与村里取得联系,再说山洪到处都是,没有人敢冒险再来这里。我们商量了一下,用刀子割破了一辆手推车的轮胎,放在草堆上点燃,上面罩上斗笠,勉强可以照明了,我们又开始了新一轮的劳动。

还好,雨渐渐小了,水库水位也不再疯涨,但我们已筋疲力尽,两人已抬不动一麻袋土了,我们只好四个人抬一麻袋,进度慢了不少,我们拼着最后一点力气坚持着。

天快亮的时候,雨彻底停了,看着不再上涨的水位,我们心里的石头哗啦啦落了地,躺在土坯房的草堆里,动都不想动了。

待到一切风平浪静,回家吃了老婆做的压惊面,爬到炕上,昏睡了一天一夜。醒来的时候,浑身麻酥酥地痛,走路都费劲。回想昨夜惊心动魄的抗洪抢险经历,不由后怕,但想到保住了堤坝,保护了村民,那分满足感至今难以忘怀。

# 平凡之光

投稿邮箱:  
qlwbxz@163.com

